

文坛观察

重返 鲤鱼川 精神故土

李延青及其文学创作谈

深情挚爱谱华章

读孙犁作品有感

□王宏任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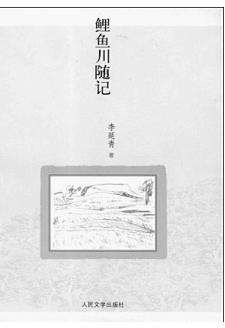
当前的文学创作，存在着两种趋向。伴随着城市文明日益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把视野转向现代化大城市，而真正拥有乡村记忆的作家日渐稀少；当下的文学作品，有越来越长的趋势，动辄两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已属司空见惯。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河北作家李延青是独特而另类的存在。

李延青曾主持文学杂志《长城》多年，在当今文坛素以编辑家身份名世。他的文学创作虽不高产，却无一不精，不辍，时有文章见诸各大文学报刊。这些作品多与当下潮流无关，细腻、朴素、淡雅之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人和事穿越历史云烟，与人类情感、时代风云交映辉映，岁月愈久远，愈显其弥足珍贵。这一切均可在他新出版的乡村题材短篇小说集《人事》中捕捉和体悟到。

他写乡村记忆，以平民视角去品味那些前尘往事，袒露出知识分子分子的忧患意识，恪守短篇小说的文体规范，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把更多的思想内涵以留白的形式留给读者去咀嚼思考。历史、现状、未来，优秀的作品，总是多维度、多内涵、多情感的，既着墨于此，又不限于此。

与此前出版的随笔集《鲤鱼川随记》一脉相承，李延青这次以小说集的形式重返 鲤鱼川 这片精神故土。面对时代与历史的变迁，他在讲述故乡的故事，也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更在回应着当下农村所提出的时代问题。在他朴素平实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的乡村世界，一个正在变化着的中国。

值此《人事》出版问世之际，本报特邀国内文坛两位知名文学批评家对李延青文学创作进行一番回顾和评价，以飨读者。



李延青

在我的印象中，李延青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风格鲜明，总是力图通过文学性的精雕细刻来呈现个性化的、纯粹的文学意境与情趣。他的散文集《鲤鱼川随记》堪称其散文创作的文学风格的代表，写人记事，风格万端，涉猎唯美而超越的情怀，给人以回味无穷的魅力。而他新近推出的短篇小说集《人事》也是一部能突显其文学追求的著作。

11篇小说，从题材上看大致有三类：一是抗战历史小说，以抗战为背景，讲述华北平原地区乡村民众的抗战历史，如《旧事二题》《股皮大车》等；二是乡村经验小说，回到少年时光和乡村过往，复活正在远去的乡村记忆和乡村经验，如《母亲的不安》《外面》《看电视》《人事》《车祸》；三是现代乡村小说，触摸和呈现新的历史语境下现代乡村和现代农民的精神嬗变与心灵世界，如《匠人》和《发小们的病》。三类小说虽然时间跨度大，叙事内容差异性明显，但叙事指向却是相同的：对乡村历史、现实的回望和抚摸，对乡村人生、心灵和精神的扫描与凝视。小说整体风格是散淡甚至散文化的，既没有慷慨悲歌、大开大阖的情节，也没有刻意的思想与哲学，而是散淡随性，把写意、抒情、诗意的白描与斑斓的历史、现实和人生的浮世绘相交织，传达给读者一种沧桑唯美的感受。

以小说的方式重述历史，历来是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常见的大历史叙事，就是用文学的方式描述大历史的整体架构和宏观气象，或者站在大历史的视角叙述抗战的事件和人物，这种叙事方式固然能呈现历史的某种面貌，但叙事中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常常会被历史化、抽象化和符号化，文学性和历史性的边界常常会模糊甚至混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事》中的抗战小说就是小历史叙事，是一种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强烈而持久的感染力，使人读来欲罢不能，萦怀难忘。我读李延青的《鲤鱼川随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是八年前的事情了，但至今对它记忆深刻。最近，对照李延青的短篇小说集《人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我读前的这部随笔又读了一遍，所得的阅读印象，依然像八年前一样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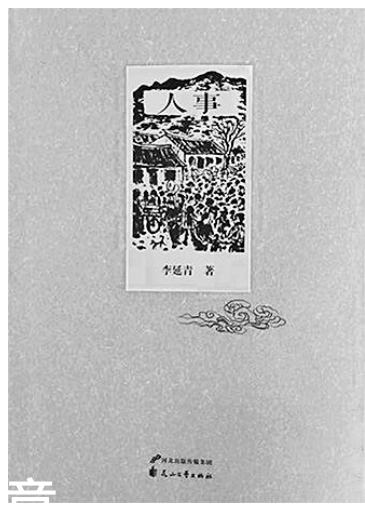
李延青的文学写作，纯粹是中国格调的。他的语言是本真的汉语，朴素而干净，清雅而优美，充满了使人觉得亲切的泥土气息和生活气息。他写作时的心情态度，则内敛而低调，真诚而自然，甚至有着孩子式的纯真和稚趣，体现出一种温厚节制的中和之美。他看生活的眼光，是好奇欣喜的，但并不故意猎奇，而是在细处发现朴素的美，充满对大地上的美好事物的善念和爱意。他用中国风格的形式，来表达中国人的心情和经验。

是的，中国式的纯真而朴素的自然主义，这就是李延青对待生活和写作的基本态度。他的风格接近 荷花淀派，却并不拘于这一派，因为，他的文字里，虽然有水的气息，但更多的，还是泥土的滋味，有一种质实而厚重的特点。就自然主义态度来看，他有点像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德富芦花，但比他更亲切和家常，就儿童的视角来看，他的文字里有着丰子恺式的烂漫的童趣，但比丰子恺的文笔和画笔更有乡土气息，就对女性的态度看，他分明有着与孙犁和汪曾祺一样的温柔心性，但却有着不同的个性特点和特殊的地域色彩。

李延青笔下的鲤鱼川，地处边鄙，甚至有些贫穷，但却是一个气象万千的世界。作者以随记的体裁和诗意的画笔，全景式地记录了鲤鱼川的自然景观和生活景象。春夏秋冬的转换，风霜雨雪的景致，花鸟虫鱼的变化，家长里短的趣闻，以及

非典型性的抗战小说。作家聚焦于历史细部和底部，站在平民百姓视角，站在抗战历史的内部，对抗战历史进行个人化的文学建构。

小说集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华北平原一个叫 鲤鱼川 的地方，这是作者地理和精神上的双重故乡，所有的叙事都在这个乡村展开。小说人物都是真正的平民，作家没有因抗战而拔高、美化他们，而是尽力还原和呈现他们精神和生命的自然本真状态。李修德是小说中最具革命性和先进性的人物，但他除了革命属性外，还具典型的乡村农民属性。他没有被符号化、概念化和脸谱化，他仍然被植根于乡村日常生活之中，因而血肉丰满。除此之外，作家将更多笔墨落在了诸如银子、豌豆、文德、李老增、延永祥、小北瓜这样的乡村小人物身上。在小说中，我们嗅到了浓烈的战火硝烟的味道，也感受到了山雨欲来前的紧张气氛，但这些叙事一直都是紧贴着乡村的日常生活甚至饮食男女着笔的。写李修德为是否前去送亲而矛盾挣扎，写银子与文德的婚姻生活，写李老增对于一匹好马的追求和爱惜，这些乡村日常生活的背后其实就是战争的帷幕和隆隆的炮声。作家没有因为战争这一主题的强大将日常生活场景忽略，反而饶有兴致地对历史细节进行打捞和描绘，这既体现



老年人的善良，中年人的辛劳，年轻人的爱情，儿童们的天真和烂漫，如此种种，都被他挫之于毫端，形之于笔墨。

作品倘若写得有趣，先要作者自己是个有趣的人。李延青作品写得妙趣横生，情致宛然。在《情爱》里，姓李的小男孩向姓吕的女同学示好，将他们的姓氏混为一谈，怎奈女孩并不买账，煞有介事地用女孩的汉语拼音，纠正了男孩的发音，他羞臊的心里充满失落，觉得彩云简直笨极了，是天下头号笨蛋。如此写孩子的心思，读来不禁莞尔。他写燕子，夜里不知做了噩梦还是说梦话，燕巢总会传出一两声低而细气的呢喃，听了叫人心里柔柔地充满爱意。（《燕子》）这样的描写，显示着作者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和兴趣，也会使读者的心灵受到感染，变得柔软起来，活泼起来。

文学是一种向生活和人们显示温情和善念的精神活动。文学中的所谓诗意，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善的心灵所发出的光芒，是一种充满善念的德意志意味。李延青的作品里面，就有一种善良的精神和美好的道德诗意。他的一篇短章的题目就叫《善良》，写一个小姑娘谈恋爱，却被一个小孩子嘲笑，但那孩子的奶奶却说了一句为她辩护的话：姑娘家做人容易吗！一句通俗达理的话，一句温暖人心的话，对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来讲，这话里包含着善念和同情，比春风还要温暖。作家也要向自己笔下的人物释放善念，要与他们痛痒相关，要能体验到人物

出作家尊重历史、追求历史真实的历史观，也体现了作家以写意的方式更为人性化地去触摸乡村和人心的文学观。

抗战小说之外，《人事》中的其他各篇，在以写意的方式复活乡村经验以及呈现众多乡村人生的浮世绘方面，也颇有审美韵味。特别是人物的刻画，李延青也是写意性的，善用素描和白描，没有特别的外在描写，也没有多少心理呈现，用笔不重，但淡淡几笔便是粗线条的勾勒，却直入人心，活灵活现。《外面》中的王文校与其父亲王长毛都是特殊时期乡村的 背叛者 和 逃离者，他们性格怪异，命运离奇，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但他们的逃离的方式进入了乡村的历史，最终成为乡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电视》再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华北农村的日常经验，围绕看电视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都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痕迹，刻上了华北乡村所独有的特征。在闭塞而物质匮乏的山野乡村，女主人公朱琴的命运和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匠人》和《发小们的病》两个短篇尤其精彩，田桂生、周向文两人的日常对话令人忍俊不禁，李青山、张天民、逢时三个发小的 病，则令人深思，人物虽然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但他们显然又具有了新时代的种种特征。逢时对于物质和权力的追逐，天民对于田园牧歌的怀恋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都带着新时代农村内部变革的种种印记。

总之，《人事》是一部具有独特审美品质和艺术水准的短篇小说集，无论是对于乡村经验的打捞与复活，还是对于乡村人生浮世绘的写意呈现，无论是对于乡村叙事惯性的反抗，还是对于唯美和诗意的触摸，都是李延青式个体审美追求的体现，其成功的艺术经验在同质化写作越来越严重的当下尤为值得珍惜和重视。

的哪怕很轻微的疼痛和忧伤。李延青写人物的困境和不幸，甚至会写到死亡，但他的笔调，却始终温暖的，最终总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给人一种充满暖意的力量。

形制短小，虽小却好，是李延青《鲤鱼川随记》在表现形式上的一个特点，也是它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李延青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他随物赋形，力求简洁，绝不力求厚重而将文章故意拉长。他把小和大、整和散、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都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在对中国经验的表达上，达到了一个很高、很成熟的境界。例如，《秋》中写道：初秋，夜风轻拂，院落里零落的枯叶，那窸窣之声会使枕畔的人心里不安。若是飒飒秋风驱赶满地落叶，那沙沙的声响则仿佛落雨，闻之令人倍感凄凉。

李延青把诗歌、散文、小说，甚至把其他艺术，譬如绘画，融汇到一起，体现出中国人固有的精微的感知力和雅致的趣味倾向。他对猫、乌鸦、促织、洋槐花、炊烟等乡村风物和生活画面的描写，生动鲜活，充满诗意。是的，他用文字来绘画，所描绘出来的画面，简直就是——一幅幅无声诗。他写初春的新绿，写村南的山峦上，风打山上一阵阵掠过，丛林的树冠像孕卵一般笨重地缓缓摇曳，那些叶片像雏鸟尚未脱去胎毛，背面呈浅灰色。（《新绿》）多么精细的观察，多么准确的描写，在那些轻视观察而放任想象的作家笔下，这样的描写，是很难看到的。

总之，无论从文学格调和看，还是从道德诗意的看，李延青的随笔写作都有很多属于自己的东西，可以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去理解。他的写作是成功的，而他的《鲤鱼川随记》则是最近十多年文学上最值得注意的收获。

孙犁的作品是个谜。他没有写叱咤风云的人物，没有写惊心动魄的事件。他的作品像荷花幽放于池塘，初无惊人动世之意，可是，时间的风雨便把这朵艺坛上的荷花香远溢清。

任何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作家都曾给人一片新世界。作为文学新地的开拓者，孙犁发现、开拓和抒写了久被淹没、压抑、遗忘的一片秀美的土地和生活在这土地上的秀美人物。他用独特的手法独特的音调，把这块沃土及其上的人搬入新文学的艺苑。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看见 太阳像流水一样，从麦田、田间、村庄、树木的身上流过的，他给我们的描绘了水天苍茫的芦苇荡，蓝天绿水相映下的荷花淀的绮丽风光。

这一切景致写得这样真，使我们感到了清凉的水，淡淡的，风，香香的，清热的炕，暖暖的房。孙犁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他怀着深深的爱恋之情描绘着这片土地上的人物：穿着红棉袄边走边打枣的吴召儿，梳理着明亮乌黑头发的香菊，顶着大筐箩飘然而过的香满、忠厚能干的老李三、坚韧顽强多情的水生，从小商贩、舟子渔夫，到当兵的、教书的、种田的、打铁的，他写了整整一条画廊，真是 尽态极妍，既写了个性又写了共性，使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中认出自己的邻居、朋友、父母、兄弟。

鲁迅曾说，创作总根植于爱。唯有爱得深，才知得深，才能发现美点，抓住灵魂。凡杰出的艺术品都是爱得深沉的结果，缺情少爱的作品不会成为杰作。《荷花淀》《村歌》《正月》《秋千》《山地回忆》《风车》《铁木前传》这些作品反映出孙犁对乡土、乡亲的爱是如此强烈而持久。

孙犁对家乡的爱不是停留在纸面文章上，在行动、道德上更忠于这种爱。他认为有根基的作家须 爱人民和生活。所以探索孙犁文章的奥秘，要抓住一个 爱 字，他的文章是以爱为经，以情为纬编织而成，要学孙犁的为人，要先学孙犁的做人。当代美学家李泽厚说：我们只讲艺术的特征是形象性，其实，情感性比形象性对艺术来说更重要，艺术的情感性常是艺术生命之所在。

孙犁的作品是李泽厚这段话的最好佐证。情感性之所以是艺术的生命，因为情感比形象更变化万千，更富于生机，更能反映人的心灵变化、性格本质，更能使人感到生活的芬芳，体会到生活的蓬勃前进的本性。爱得深沉的孙犁写情打动了传统的心灵描写和表情描写的俗套，他另辟蹊径，创造了多种方法。

其一，善于以景传情，以物传情，以景物衬托的方式写人的心灵、感情。他的名篇《荷花淀》的开头，先写水生家小院的白、亮、净，又写女人怀中苇眉子的柔、细、薄，而对于坐在彩云般的苇席上的水生女人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一笔没写。可是，一切景语皆情语，通过白、亮、净的环境和柔、细、薄物件的烘托，在读者心中，立刻浮现出这个女人的俊俏外形，且赋予细心、柔媚的性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用景物传情。

在《小胜儿》里，小胜没有出场之前，我们看到了小金子在行军中情不自禁赏玩的小花马鞭。通过这个小马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女灵手巧的秀丽女子的形象，体悟到这个女子火一样的热烈感情，这还何需外貌呢？这是以物传情，重在塑造人的情感性。

其二，撷取典型化的语言来塑造人的情感性。在《荷花淀》中，苦苦等待丈夫的女人见到丈夫回来，不由得问：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她见到丈夫脸红着没有回答，立刻转了话题：他们几个呢？这便一笔写了这个女人的细腻敏感。听到丈夫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作者以传神之笔写了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但她终于说了一句：你总是很积极的。这是一句九分赞扬一分责备的话，这语言不由衷，她说出这句话不是正表现她无可奈何、亦爱亦怜的复杂感情吗？我们通过这个女人感情的微妙变化，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孙犁有一类小说根本没有情节，但有人的情感形象，读后使人回味无穷永不忘。像《采蒲台》《老胡的事》《种谷的人》《浇园》《纪念》等，都是一段生活的巧妙剪裁，我们感到真和美，情景交融，意味深长。何其芳说：有些小说却天然浑成到生活本身一样，几乎看不出人工的痕迹，也好像无意识地借情节的曲折和离奇来征服读者，应该说是小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最上乘。

孙犁的作品正是这样的上乘之作。他写自己深爱的生活、深爱的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他爱得深沉、专一、强烈、持久，他用自己的声调、自己的手法去写，写出自己的真心，忠于自己的感情，也写出自己所爱人的感情，不追风赶时髦，不争名利出风头。现在有许多作者看文坛行情，没有真情实意，像市场小贩一样有利即取。他们看哪类作品时兴就大量制造，为了媚世阿俗，不惜制造离奇情节，描绘色情镜头，强迫时髦人物，致使新的概念化作品比比皆是。可以想见，他们这样的作品免不了时过境迁、灰飞烟灭的下场。

回味一下孙犁的成功经验，可以体会做文三昧：只要有自己深沉爱着的土地和自己深爱的人，那么踏踏实实去开拓、去提炼、去孕育，用心血浇灌，用汗水抒写，总是会成功的。

筑梦中国 荣盛之光

走进荣盛发展系列之一

一家地处河北廊坊的民营企业，在短短的21年里发展的足遍布全国十多个省市的近50座城市，用一座座高品质的楼盘托起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大厦，用一个个高标准的社区营造出了无数中国人的梦想家园，完成了由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向城市生活运营商的华丽转身。

一个以地产起家的上市公司，顺应国家发展的大趋势，敏锐施策，果敢行动，立足河北，走向全国，完成了各项业务进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西部4大经济区域的壮举，在辽阔而富饶的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开拓进取，筑梦中国的绚丽华章。

这家企业就是赫赫有名的荣盛发展。

寻梦：在低调隐忍中不断砥砺前行

7月的河北廊坊，雨后天晴，彩虹高悬。高耸入云的荣盛大厦顶端的 荣盛发展 几个大字格外醒目，闪闪发亮，述说着这家民营企业的好多艰辛，好多风雨，好多奋进，好多辉煌！

1996年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廊坊开发区正式成立之初，军旗出身的公司掌门人耿建明先生就把争创一流企业，造福国家与社会定成了全公司的奋斗目标：我们正赶上创业的好时机，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应该与祖国发展的脚步一起跳动。但我们不应

做井底之蛙，我们必须把眼界拉得更开，适时走出廊坊这片小天地，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拳脚，建功立业！

短短的话语里洋溢着军人的豪迈，更融入了要审时度势，把企业做大做强梦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荣盛的一场立足本土，走向全国的寻梦之旅开始启程。

没有成功经验可鉴，没有成熟路径可循。荣盛的决策者们果敢决策，既坚守廊坊，拓展格林郡府、阳光佳苑等生活小区，又毅然南下南京，历经两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99年完成第一个项目方州花园。不仅成功在南京立足，而且又将现代房地产模式引入了南京六合区项目，谱写了荣盛自己的廊坊、南京 双城记。荣盛的项目成为当地的高品质楼盘。

筑梦：在精雕细琢中缔造城市风景

如今的荣盛已经走过了21年风雨历

程；已成为一家全国知名上市公司的荣盛发展也早已经今非昔比！当初的双城联动，也已经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全新启航。无论是在京津冀，还是在长三角，无论是在珠三角还是在广阔的西部，你都能够发现荣盛房地产项目的身影，你都能够听到荣盛发展不断前进的铿锵脚步声。荣盛人始终坚守着 缔造新型生活 的光荣梦想，将开发的触角伸到全国近50座大中城市，开发建设楼盘项目达到了创记录的170个。

东西南北中，荣盛在筑城。

盛夏时节，在石家庄市轰动一时的荣盛华府项目正在紧张的施工中，这一位于当年棉三、棉四厂区上的高端项目，是荣盛继阿尔卡迪亚荣景园之后，再度进军省城的扛鼎之作。在将荣盛府邸系列产品发挥到极致的同时，更带给人们全新的开发理念和视觉震撼。

笔者注意到，在这个占地总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其中商业约48万平方米，住

宅约53万平方米的宏伟建筑群中，除了钢筋水泥森林和新中式风格的建筑之外，经过精心设计与建造的江南园林景观已经显现：甬路曲径，小桥流水间，绿树成荫，鱼翔浅底，回廊通幽，亭台楼阁处，清风雅韵，徐徐而来，让人拍案叫绝，流连忘返。

圆梦：在万众瞩目中成就理想家园

这些年来，不管世间风云多么变幻，无论前路多么坎坷，荣盛发展始终未有停下探索与发展的脚步，始终不忘初心，永续前行。当置身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荣盛发展已经将开拓疆土的范围扩展到全国版图时，一个个宜居宜看、风景优美、配套齐全且服务优良的社区也已经形成。

为百姓筑家，让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成真，已经成为荣盛人的奋斗目标和自觉行动。

笔者在南京六合区走访时，正赶上南京荣盛华府项目荣耀推出。2017年7月16日，荣



鹭岛荣府

盛华府开盘634套房源，仅用时2小时30分钟全部售罄，项目住宅部分完美收官，当日销售额10亿元，创造南京楼市销售奇迹。

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想让更多的购房者买到好的产品，住进好的社区，得到好的物业服务，最终实现安居乐业！荣盛南京分公司的刘总这番话，道出了荣盛人认认真真做精品决心与信心。

岁月如梭，时光若梦。荣盛发展历经21年奋斗历程，以追求卓越，永续发展，臻于细节，勇攀高峰的精神，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房地产市场，坚守神圣使命，根植中华沃土，就像那一座座凝聚着力量，彰显着荣耀的高品质楼盘，矗立在神州大地。